DOI:10.16356/j.1005-2615.2019.01.014

基于分区迭代推进方法的锥体热环境研究

黄杰1姚卫星2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先进设计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南京,210016;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 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16)

摘要:针对锥体热环境问题,提出了气动热与结构传热的分区迭代推进分析方法。其中流场采用有限体积法计算,空间离散采用AUSM+格式。时间推进采用显示多步Runge-Kutta格式,结构热传导采用有限元方法求解, 而数据传递采用基于虚拟空间的插值方法。圆管验证算例分析显示,2s时刻驻点处的热流密度和温度的计算值 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分别为1.34%和4.95%。最后进行了直二次圆锥体的热环境分析,壁面初始热流密度值与 试验值吻合得很好,其中驻点热流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为3.1%。耦合分析过程中驻点温度随时间的 推移而升高,且上升趋势逐渐变缓,最终趋于稳态值。此外时间的变化对锥体表面压强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而壁 面热流却随时间的增加而降低。

关键词:热环境;气动热;结构传热;有限体积法;有限元法 中图分类号:V4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615(2019)01-0090-08

Thermal Environment of Cone Body Based on Division Iterative Marching Method

HUANG Jie¹, YAO Weixing²

(1. Key Laboratory of Fundamental Science for National Defense-Advanced Design Technology of Flight Vehicl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division iterative marching method on aerodynamic heating and structural heat transfer for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of the cone body is presented. The flow field is calculated by the finite volume method. Spatial discretization scheme uses AUSM + . Explicit multi-step Runge-Kutta is used to calculate time iteration scheme. However, the structural heat transfer is calculat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Besides, the data exchange on the coupled wall is conducted by the interpol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virtual space. The verification example on the circular tube is analyzed, and the relative error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corresponding test values for the heat flux and temperature of the stagnation point are 1.34% and 4.95% respectively at 2 s. Finally, the analysis on thermal environment of the straight biconic body is conducted. The initial wall heat flux is well match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and the relative error between calculated value and experimental value at stagnation point is 3.1%. The temperature at the stagnation point increases with the time, and the upward trend slows down gradually. Finally it tends to the steady-state value. The time almost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wall pressure, but the wall heat flux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ime.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7-07-25;修订日期:2018-01-31

通信作者:姚卫星,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wxyao@nuaa.edu.cn。

引用格式:黄杰,姚卫星. 基于分区迭代推进方法的锥体热环境研究[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9,51(1):90-97. HUANG Jie, YAO Weixing. Thermal Environment of Cone Body Based on Division Iterative Marching Method[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2019,51(1):90-97.

Key words: thermal environment; aerodynamic heating; structural heat transfer; finite volume method; finite element method

随着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发展,其飞行速度越来 越快,气动加热问题日趋严重[1-3],它成为了高超声 速飞行器设计必须考虑的因素。若能准确计算飞 行器外表面的热流密度及结构的温度场,将对飞行 器的安全性及性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传统的 高超声速飞行器热问题的分析方法是将气动热分 析与结构传热分开考虑[4],即将多物理场问题人为 地分割为单物理场问题处理。其在假定飞行器壁 面温度的情况下计算壁面的热流密度,再将此热流 密度作用在飞行器表面以分析结构温度场。这种 未考虑气动热与结构传热之间耦合效应的分析方 法必然会带来计算精度的问题,无法真正评价结构 所处的热环境。由于气动热和结构传热本质上具 有耦合特性,必须采用多物理场耦合分析方法求 解。首先气动热会对结构传热产生影响,因为外部 热流密度会造成结构温度升高:此外结构温度也会 对气动加热产生影响,因为结构温度的升高导致边 界层内的气体与壁面之间的温度梯度减小,热流密 度也将减小。

文献[5]进行了气动热与结构传热之间的耦合 分析,获得了飞行器结构温度场随时间变化的情 况;任青梅等⁶⁶搭建了气动热与结构传热的耦合分 析平台,计算了飞行器头锥的热流密度和结构温度 场。以上研究工作中气动热分析采用工程算法,这 必然会影响物面热流密度和结构温度场的分析精 度。季卫栋等『利用有限体积法开展了锥体和翼 面的气动热和结构温度场的一体化分析。黄唐 等^[8]采用有限差分法进行了流场和结构温度场的 离散,并分析了锥体驻点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文献[9]用有限元法研究气动加热和结构传热的一 体化,其在间断附近采用网格加密的方法捕捉激 波。以上学者采用数值方法求解气动热,并且流场 和结构温度场采用相同的数值离散方法,在耦合面 需要流场和结构网格节点一一对应,这就要求结构 传热模型的网格尺度必须减小到与流体网格尺度 相同,这大大增加了结构传热分析的计算量。本文 针对锥体热环境问题,提出气动热与结构传热的分 区迭代推进分析方法,并进行了方法的圆管验证算 例分析,最后进行了直二次圆锥体的热环境分析。

1 数值算法

1.1 气动热数值算法

不考虑体积力和内热源情况下,在直角坐标系 下的流体动力学 N-S 方程的积分形式为

$$\frac{\partial}{\partial t} \int_{\Omega} W \mathrm{d}\Omega + \oint_{\partial \Omega} (F_c - F_v) \mathrm{d}S = 0 \qquad (1)$$

式中:W为守恒变量;F。为无粘通量;F。为粘性通 量。针对以上流动控制方程,采用有限体积法进行 空间离散,对流通量采用AUSM+^[10]空间离散格 式,该格式的数值耗散较小,激波分辨率较高,且鲁 棒性较强。AUSM+格式将无粘通量分为对流项 F,和压力项P,在单元界面处其表达式为

$$F_{i+1/2,j,k} = \begin{bmatrix} \rho V \\ \rho u V + n_x p \\ \rho v V + n_y p \\ \rho w V + n_z p \\ \rho H V \end{bmatrix}_{i+1/2,j,k} = F_e + P \quad (2)$$

$$F_e = Ma_{i+1/2,j,k} \begin{bmatrix} \rho c \\ \rho c u \\ \rho c v \\ \rho c w \\ \rho c H \end{bmatrix}_{I/P} P = \begin{bmatrix} 0 \\ n_x p \\ n_y p \\ n_x p \\ 0 \end{bmatrix}_{i+1/2,j,k} \quad (3)$$

AUSM+格式通过单元界面处的马赫数进行 流场上、下游的判断:

$$(\cdot)_{L/R} = \begin{cases} (\cdot)_L & Ma_{i+1/2,j,k} \ge 0\\ (\cdot)_R & Ma_{i+1/2,j,k} < 0 \end{cases}$$
(4)

式中:*Ma*_{*i*+1/2,*i*,*k*}为单元界面处的马赫数。而单元界面处的压力项则可分解为

$$\boldsymbol{P}_{i+1/2,j,k} = \boldsymbol{\psi}^{+} \boldsymbol{P}_{L} + \boldsymbol{\psi}^{-} \boldsymbol{P}_{R}$$

$$\tag{5}$$

为获得单调解,采用完全迎风的二阶 MUSCL 格式^[11]离散分裂后的无粘通量,并采用 Minmod限 制器使格式达到空间二阶精度。流体控制方程中 的粘性项采用中心格式进行空间离散,湍流模型采 用两方程 Menter's SST *k*-ω模型^[12]。针对非定常 问题,采用三阶精度的显示多步 Runge-Kutta 方 法^[13]求解,其在*n*~*n*+1时间步内,有

$$W^{0} = W^{n}$$

$$W^{1} = W^{0} + \Delta t R(W^{0})$$

$$W^{2} = \frac{3}{4}W^{0} + \frac{1}{4}W^{1} + \frac{1}{4}\Delta t R(W^{1})$$

$$W^{3} = \frac{1}{3}W^{0} + \frac{2}{3}W^{2} + \frac{2}{4}\Delta t R(W^{2})$$

$$W^{n+1} = W^{3}$$
(6)

采用隐式残差光顺技术^[14]加速收敛,并且针对 高超声速气动热问题,流体导热系数和粘性系数通 常采用 Sutherland 公式或分子动力学计算,其对物 面热流密度的计算精度有重要影响。由于本文的 算例不考虑化学反应、热力学状态(内能松弛)等, 第1期

以上控制方程和数值算法不涉及高超声速条件下 的真实气体效应。

1.2 结构热分析数值算法

在无体积热源的假设下结构瞬态热传导的控 制方程为

$$\rho_0 c \frac{\partial T}{\partial t} = \frac{\partial}{\partial x} \left(k_x \frac{\partial T}{\partial x} \right) + \frac{\partial}{\partial y} \left(k_y \frac{\partial T}{\partial y} \right) + \frac{\partial}{\partial z} \left(k_z \frac{\partial T}{\partial z} \right)$$
(7)

式中: ρ_0 为结构材料密度; c为材料比热容; k_x , k_y 和 k_x 分别为材料3个方向的导热系数。其中比热容和 导热系数一般为温度的函数。针对本文热防护系 统的热分析问题, 其外表面边界条件为壁面热流密 度 Q_{aero} 和壁面热辐射量 Q_{rad} , 其表达式分别为

$$-\lambda \frac{\partial T}{\partial n}\Big|_{\text{wall}} = Q_{\text{aero}}(x, y, z, t)$$
(8)

$$Q_{\rm rad} = \varepsilon \sigma (T_{\rm wall}^4 - T_{\rm at}^4) \tag{9}$$

式中:∂T/∂n为壁面法向温度梯度;ε为壁面热辐射 率;σ为玻尔兹曼常数;T_{wall}为壁面温度;T_{at}为大气 环境温度。对式(7)进行有限元离散可得到总体合 成矩阵求解方程

$$C\dot{T}^n + KT^n = P^n \tag{10}$$

式中:C为热容矩阵;K为热传导矩阵;P为温度载 荷列阵;T和 \dot{T} 分别为节点温度列阵和节点温度对 时间的导数列阵。针对第 $n\sim n+1$ 时间步,用Gaierkin格式离散得

$$\left(2K + \frac{3}{\Delta t}C\right)T^{n} = 2P^{n} + P^{n-1} + \left(\frac{3}{\Delta t}C - K\right)T^{n-1}$$
(11)

求解式(11)即可得到结构各个时刻节点的瞬时温度,且本文结构传热采用ABAQUS有限元软件进行分析。

2 耦合分析模型及策略

锥体高速飞行时产生的巨大气动热会造成结构温度升高,而结构温度的升高导致激波层和边界 层内的气体与壁面之间的温度梯度减小,这将导致 壁面热流密度也将减小即气动热与结构传热之间 存在着强烈的耦合效应,如图1所示。





Fig. 1 Coup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erodynamic heating and structural heat transfer

本文采用分区迭代推进的方法进行气动热与 结构传热的分析,其推进求解策略如图2所示,流



场与结构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分开建模与求解, 其中流场采用有限体积法(Finite volume method, FVM)求解,而结构热传导采用有限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FEM)求解,其特点为:

(1) 在任意 *n*~*n*+1时间步内 FVM(或 FEM) 求解过程中壁面温度(或壁面热流密度)不变,即各 子学科求解时边界条件冻结。

(2)各子学科在相同的时间节点进行数据交换,以保证耦合分析的协调性以及耦合时间精度。

本文气动热与结构传热的分区迭代推进方法 的主要分析流程为:

(1)首先建立数值分析模型,定义来流条件和 壁面初始温度T₀,进行定常流场的计算,计算结果 作为瞬态耦合分析的流场初始条件。

(2)进行 t_i时刻的非定常流场分析,将计算获得的热流密度 Q_i通过插值方法传递给结构传热有限 元模型外表面。

(3) 进行 t_i时刻的结构有限元瞬态传热分析。

(4)判断t_i是否达到瞬态分析的总时间t_{total},若t_i 达到t_{total},结束耦合计算;若t_i未达到t_{total},将计算获 得的壁面温度通过插值方法传递给流体模型。

(5) 返回步骤(2),进行下一个时间步 $t_i = t_i + \Delta t$ 的求解,直至 $t_i = t_{\text{total}}$,结束耦合分析。

3 数据传递方法

耦合分析中涉及到热流和壁面温度的数据传 递,而实际分析中FEM网格尺度通常远大于FVM 网格,即FVM和FEM耦合面节点不一致,如图3 所示,故需要在耦合面进行插值以实现数据传递。 本文采用如下的基于虚拟空间的插值方法进行热 流密度的数据传递:

(1) 將各学科耦合面上节点从物理空间(x, y, z)通过坐标变换映射到二维虚拟空间(u, v),x= x(u, v),y=y(u, v)和z=z(u, v),即将三维曲面上的 空间节点转换到二维虚拟空间平面上。

(2) 在物理空间中搜索任意 FEM 网格节点 ζ_i(x, y, z)附近的 FVM 网格节点 η_i(x, y, z),并将 其转换到虚拟空间得到ζ_i(u, v)和 η_i(u, v)。

(3) 将 FVM 网格节点坐标 η_i(u, v)和相应的热



图 3 FVM 节点与 FEM 节点对应关系 Fig. 3 Nodes relationship between FVM and FEM

流 Q_i(u, v)代入到二次插值函数 Q(u, v),采用最小 二乘法求解插值函数的系数,即

 $Q(u,v) = au^{2} + bv^{2} + cuv + du + ev + f$ (12) (4) 将所有 FEM 网格节点 $\zeta_{i}(u, v)$ 代人到已知 系数的插值函数 Q(u, v)中,即可求得 FEM 网格节 点插值热流密度 $q_{i}(u, v)$ 。

4 验证算例

采用NASA进行的高超声速圆管风洞试验模型^[15]验证了本文的分区迭代推进分析方法的正确性。圆管内径 R_1 =25.4 mm,外径 R_2 =38.1 mm,圆管材料为不锈钢,其密度 ρ =8 030 kg/m³,导热系数k=16.72 W/(m·K),比热容c=502.48 J/(kg·K),此外圆管初始壁面温度 T_0 =294.4 K。来流马赫数Ma=6.47,来流温度T=241.5 K,来流压强p=648.1 Pa,迎角a=0°。二维分析模型如图4所示,其中流场网格量为60×100,壁面第1层网格高度 Δh =1×10⁻⁵ m,并且在激波处进行了局部加密,而流场分析对流项采用有限体积法AUSM+空间离散格式,湍流模型选择Menter's SST k- ω 两方程模型。圆管结构有限元网格量为40×25,采用四节点平面单元模拟。采用基于虚拟空间的插值方法进行耦合数据的传递,分析类型为瞬态分析,



耦合分析时间步长 Δt =1×10⁻⁴ s,分析总时间 t_{total} =2 s,并且将定常流场作为耦合分析的初始条件。 分析获得了圆管驻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5所示,从图5中可观察到曲线斜率在初始阶段很 大,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小,说明结构开始阶段升温 很快,随后温度上升速度逐渐减缓,最后趋于一个 稳定的温度值(稳态解)。图6为2 s时刻流场和圆 管结构的温度云图,从图6可观察到流场数值解捕 捉到了光滑的弓形激波,且圆管最高温度出现在驻 点处,沿壁面下游温度逐渐降低。



图5 驻点温度随时间变化情况







图 7 为 2 s 时刻圆管外壁面的相对热流密度分 布和相对温度分析情况。从图 7 中可知壁面耦合 分析结果分布曲线与试验结果分布曲线吻合良好, 其中驻点处热流密度耦合分析结果 Q_{stag} 为 661 kW/m²,而试验结果为 670 kW/m²,相对误差 为 1.34%;而驻点处温度耦合分析结果 T_{stag} 为 442 K,而试验结果为 465 K,相对误差为 4.95%。

由以上讨论可知采用本文耦合推进分析方法 得到的圆管壁面热流密度及温度分布均与试验结 果吻合良好,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分区迭代推进 分析方法的正确性与分析精度,可用于分析锥体高 速飞行时的热环境问题。





5 锥体热环境分析

5.1 初始气动热分析

分析模型来自于 NASA 技术报告 NASA TP 2334^[16],其几何形状为直二次圆锥体,如图 8 所示。 来流马赫数 Ma=9.86,来流静压 p=59.92 Pa,来 流静温 T=48.88 K,迎角 α =0°,壁面温度 T_{wall} = 300 K。划分了 CFD 结构网格,如图 9 所示,六面体 网格总量约 50 万,壁面第 1 层网格高度小于 1× 10⁻⁵ m,以保证量纲一参数 $y^+ \le 1$ 。进行了初始定常 流场求解,空间离散格式采用二阶精度的 AUSM+ 格式,湍流模型采用 Menter's SST $k = \omega$ 模型。





获得的流场压力云图和温度云图如图 10 所示。数值解捕捉到了光滑的离体激波,锥体驻点处的压强超过了 7 000 Pa,而正激波后气体温度则超过了 950 K,与 300 K的初始壁面温度形成强烈的



图 9 CFD 模型的网络及边外亲件 Fig. 9 Mesh and boudary conditions of CFD model

温度梯度,产生很高的热流密度值。锥体表面压力分 布情况如图 11(a)所示,而锥体表面热流密度计算值 和试验值分布情况如图 11(b)所示,驻点处热流密度 试验值为 443.2 kW / m²,而本文的数值计算值为 429.4 kW / m²,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为 3.1%,除了驻 点以外的其他区域热流密度计算值与试验值均吻合 得很好,这验证了本文分析模型的正确性。



(a) Pressure



(b) Temperature 图 10 头部压力云图和温度云图 Fig. 10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fields of head area

5.2 分区迭代分析

结构瞬态传热分析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12 所 示。结构材料为不锈钢,密度 ρ =8 030 kg/m³,导 热系数k=16.27 W/(m·K),比热容 c=502.48 J/ (kg·K),结构初始温度 T_0 =300 K。采用以上CFD 分析获得的初始流场进行气动热和结构传热的瞬



图 11 物面压强和热流分布

Fig. 11 Pressure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of wall



图 12 结构传热分析有限元网格 Fig. 12 Finite element mesh for structural heat transfer analysis

态耦合分析,耦合方法为串行耦合迭代方法,耦合 面数据传递采用虚拟空间插值法,耦合时间步 Δt=0.0001s,瞬态分析总时间t_{total}=100s。





Fig. 13 History of heat flux at stagnation point

图 14 为 25,50,75 和 100 s 时刻结构剖面的温 度云图,从图 14 中可观察到各时刻结构最高温度 分别为 498.0,546.0,576.1 和 597.9 K,结构最高温 度均在锥体前缘驻点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温区 域越来越大。分析获得了不同时刻锥体表面压强 和热流密度的分布情况,如图 15 所示,从图 15 中可 观察到时间的变化对锥体表面的压强几乎没有影 响,而表面热流密度却随时间的增加而降低。这主 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锥体表面温度逐渐升高, 激波层及边界层与壁面之间的温度梯度将逐渐减 小,这就造成了锥体表面热流密度的降低;而壁面 压强主要受控于流体力学而非热力学,故壁面压强 几乎不改变。







图 15 不同时刻壁面压力和热流分布

Fig. 15 Pressure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s at different time

6 结 论

(1)本文提出了气动热与结构传热的分区迭代 推进分析方法,其考虑了气动热和结构传热之间的 耦合效应,适用于本文所研究的高超声速钝头体热 环境的精确分析。而传统的非耦合分析方法未考 虑结构温度升高对气动热的反馈效应。

(2)进行了圆管验证算例分析,2s时刻圆管驻 点处的热流密度和温度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相对 误差分别为1.34%和4.95%,从而验证了本文分区 迭代推进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与分析精度。

(3)最后研究了直二次圆锥体的热环境,锥体 驻点温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升高,且上升趋势逐渐变 缓,最终趋于稳态值。此外时间的变化对锥体表面 的压强几乎没有影响,而表面热流密度却随时间的 增加而降低。

参考文献:

[1] DEJARNETTE F R, HAMILTON H H. Aerodynamic heating on 3D bodies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entropy layer swallowing [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1975, 12(1):5-12.

- [2] BRANDON H J, MASEK R V, DUNAVANT J C. Aerodynamic heating to corrugation stiffened structures in thick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s [J]. AIAA Journal, 1975, 13(11): 1460-1466.
- [3] INGER G R. Nonequilibrium boundary-layer effects on the aerodynamic heating of hypersonic waverider vehicles [J]. Journal of Thermophysics and Heat Transfer, 1995, 9(4):595-604.
- [4] MILOS F S, SQUIRE T H. Thermostructural analysis of X-34 wing leading-edge tile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1999, 36(2):189-198.
- [5] 程克明,吕英伟.飞行器持续气动加热的耦合性分析
 [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0,32(2):150-155.
 CHENG Keming,LÜ Yingwei. An analysis of coupling feature in continuing gasdynamic heating over flight vehicles[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2000, 32(2):150-155.
- [6] 任青梅,杨志斌,城主,等. 气动加热与结构温度场耦
 合分析平台研发技术[J]. 强度与环境,2009,36(5):
 33-38.

REN Qingmei, YANG Zhibin, CHENG Zhu, et al.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for analysis coupling aeroheating and structural temperature field[J]. Structure &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2009, 36(5): 33-38.

[7] 季卫栋,王江峰,樊孝峰,等.高超声速流场与结构温度场一体化计算方法[J].航空动力学报,2016,31
 (1):153-160.

JI Weidong, WANG Jiangfeng, FAN Xiaofeng, et al. Algorithms for hypersonic fluid-structural-thermal integrated[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6, 31(1): 153-160.

 [8] 黄唐,毛国良,姜贵庆,等.二维流场、热、结构一体化数值模拟[J].空气动力学学报,2000,18(1): 115-119.

HUANG Tang, MAO Guoliang, JIANG Guiqing, et al. Two dimensional coupled flow-thermal-structural numerical simulation[J]. Acta Aerodynamica Sinica, 2000,18(1):115-119.

[9] WIETING A R, DECHAUMPHAI P, BEY K S, et al.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fluid-thermal-structural analysis methods[J]. Thin-Walled Structures, 1991, 10(1):1-12.

 $[\,10\,]$ LIOU M S. A sequel to AUSM: AUSM+[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1996, 129(2): 364-382.

- [11] LEER B V. Towards the ultimate conservative difference scheme V : A second-order sequel to Godunov's method [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1979, 32(1):101-136.
- [12] MENTER F R. Two-equation eddy-viscosity turbulence models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J]. AIAA Journal, 1994, 32(8):1598-1605.
- [13] DEESE J E, AGARWAL R K. Navier-Stokes calculations of transonic viscous flow about wing/body configurations[J]. Journal of Aircraft, 1988, 25(12):

1106-1112.

- [14] ZHAO Y. Computation of complex turbulent flow using matrix-free implicit dual time-stepping scheme and LRN turbulence model on unstructured grids[J]. Computers & Fluids, 2004, 33(1):119-136.
- [15] WIETING A R. Experimental study of shock wave interference heating on a cylindrical leading edge[R]. NASA-TM-100484, USA: NASA, 1987.
- [16] MILLER C G. Experimental and predicted heating distributions for biconics at incidence in air at Mach 10
 [R]. NASA Technical Paper 2234, USA: NASA, 1984.

(编辑:陈珺)